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儒碩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松行狀 朱熹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吏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歴司勲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與修哲宗實録書成

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為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閒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感

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既又得浦城蕭公顗子壯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

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常以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

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為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在尤溪方與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諗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絶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揺未有所定寇賊縱横道路梗塞固不暇於搜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負瓌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

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莽商之役於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胡公世將撫諭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説之曰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為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荊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

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惟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温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艫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既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與元結連拓䟦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為固守之計而但處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

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為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胡
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即以聞於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
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庫於是
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為問公
即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葢天下國家
有至計而國勢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
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
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辨說縱

横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陜荆襄軍事欲奏取公為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既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即奏言曰陛下以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兹而民困兵弱南北相持戡定之勲久而未

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之學垂情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奬節義而又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腹心則臣有以知北兵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自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戒反復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人主操大權以御一

世必其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為而不成今萬幾之務決於蚤朝侍立逡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略倣唐朝廷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參訂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為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鈌於舍生取義之節

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剛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保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志為誚乃

詔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恫疑異議蠭起張公至為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還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為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使乘吾之隙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揺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亦既有

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即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顧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壯軍聲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金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為憂而金又忌豫强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為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

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名對公即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既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為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婾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獘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通為一説而無所偏廢盖能夙夜憂勞奉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於婾審知彼已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有事於恢

復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偽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遲豈非以行險妄動為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武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凋瘵之民淬勵士大

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秣馬厲兵以復我之疆土則雖有智者亦不能沮成功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輙謀引避既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為之志未甞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効

臣竊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為陛下誠能益進忠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郵匹夫徇私之怨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强雖强大之國亦將歛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為忤特命除郎兼畀史筆而當公猶以為此非所為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録而宣仁附傳實公所分所以辨

明誣謗分别邪正者扵體為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為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旣而金國亟遣使來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顓政事遂决屈巳求和之議矣北使名稱旣不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扵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洶洶欲為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為間諜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

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金人據有中原士馬强盛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以年來飲馬江淮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請和息兵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請和息兵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

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致今日有詔諭江南之舉而又北面受書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為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

然陰謀詭計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之後邉備遂弛士氣益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為諱正隨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自以為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金使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兹雖有大有為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如天

之福畫地數千里以歸于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間於憂虞而大有為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難立者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總攬羣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為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

講和之議猶欲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
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
擁重兵强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
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
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
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
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
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

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為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為辭遜為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開釁名兵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為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

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簡拔蒐練之餘以故關陜順昌櫜皐之師連戰大捷兵威稍振復議講解而梓宫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强弱之勢然檜遂掩已失而冒以為功公奪主權肆然無復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為之屈遂自請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葢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

則更為平緩而詩律亦益閎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顓國柄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棄置閒散迄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

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猥瑣箭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旣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彦冲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

此云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為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為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而今序則直秘閣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為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

接内外姻親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瀏陽縣丞劉子翔蚤卒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埜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其婿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黄榦進士范元裕曽孫男五鉅鈞鑑鐸鋌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舖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

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還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葢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讖邪不肖子熹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聲烈以告萬世葢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埀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

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熹狀

汪端明 應辰 本傳　　宋史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按應辰之先婺源人上世遷玉山今其集中有贈婺源汪氏詩云獲通譜系誠傾蓋昭穆從斯永不忘可考也）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

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㬅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㬅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㬅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

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嵗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

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襃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

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
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
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
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
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胷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
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徃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
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

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槖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究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訟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

注前帥張宗元與淩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
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
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
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
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
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內
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
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户部侍

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嘗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巳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

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盧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為曄應辰以為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

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

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
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
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
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
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
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
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

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貫取三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以今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

辰密奏以關陜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
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
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
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斅四川舉契
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
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妝併已
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
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緜

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寛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賑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縣斂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飢挺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

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卬冦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内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疋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寛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獘殆盡蜀中除虚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虚額去則州縣寛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歳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之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羸

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獘對糶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獘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恱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邉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為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獘事中貴人皆側目徳壽宫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鳬魚于

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

應辰接物温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宋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贈特進程

公大昌神道碑　　周必大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

準等持兵部侍郎楊公大灋所狀行實屬必大以銘予

與公同年進士數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

何敢辭恭惟孝宗皇帝聖學高妙厲精政事尤有知人

之明惟公歷兩省六曹以該洽直諒見知相與論道統

評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國思為朝廷植悠久之

計其在外則心乎愛民長慮却顧未嘗便文自營士大
夫皆以不大用為恨及事壽康皇帝興念舊僚疊加恩
禮而左右乏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仕進得謝于家盡發
所藴著書立言啓迪後生葢其自幼至老禨祥卜祝無
所信玩好技藝無所嗜惟通經評史考古驗今一事未
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始終大槩如此若乃爵里議論
則可一二數公諱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
周有休父封於程地在關中子孫散居西北有開府儀

同三司靈洗者效節蕭梁著功於陳封忠壯公南史以為新安海寧人即今徽州休寧也厥後或北歸或遂留故公為休寧人曾祖晟娶洪氏祖士彦娶金氏父畎累贈正奉大夫妣淑人陳氏世積善尚義孜孜教子至公穎悟殊常兒十歲能為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即預選學官爭為延譽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正三十年

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名朱熙載等再名劉儀鳳等皆辭
上命宰執擇人不許辭以公應名仍諭上旨遂除秘書
省正字改左宣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擢著作
佐郎初政鋭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公因輪
對及之尋命百官條弊事公又極言漢石顯知元帝信
已先請夜開宫門之詔他日故投夜還稱詔啓關或言
顯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
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

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論去歲海陵王南侵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不世之功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為不平也上韙其言三皇子就傅遴選擇官僚九月以公為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講十二月丁母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為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恭邸贊讀八月遷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禮部

侍郎一時文柄舉屬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五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對選德殿上曰朕治道不進如何公知上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即奏陛下勤儉過古帝王金朝既通和民不知兵不可謂無効但當求賢納諫使政事日修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則在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是也

獨病風俗太奢用度不足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有著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上又問卿更有何事為朕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方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困省閱何暇議大事急先務乎往陛下嘗增左右司為四員若漸復減員分以委之中書之務清矣後數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葢公求試民事故以鄉部寵之公引嫌改淅東提點刑獄越帥多大僚適歲

豐酒税溢額漕臺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挾朝命括
羨財且將增額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
迄今德公七年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
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
九年歲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贑吉臨江南安四郡五
等夏税折帛遏飢民為盜之原又選吉州造船場於臺
治以省費革奬凡吉舊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坑桐塘
兩堰防江四十里護田千三百七十頃民居陸地又三

百頃堰壞四十年歲罹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遇代積累欠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淳熙元年冬詔可凡乾道七年八年諸路欠稅賦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歲滿再任進告不下宰執問其故上曰程大昌職事修舉自合加職乃陞秘閣修撰二年四月召為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六合塔僧以鎮潮為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和預買折帛正額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

皆徭也僧寺既違法置田復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況自紹興二十二年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鋭忠武軍以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咸世明兼訓練援例增請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說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公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上以為然舊法宰執初

除轉廳皆有給使減半其後太尉使相三少而上往往取吉視樞密使都官用例浸失法意公請自侍從而執政自執政而相則為初除法當全與餘為轉廳皆減其半遂為定制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給事中江陵統制官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謂曲在軍人坐徙豫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一體逢原已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矣康與之在紹興時以詼諧進後坐事長流廣南至是有與為地刊除舊

犯還其資歷公封還勑黄上喜曰待遷擢卿其益盡心毋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原道辨尋易名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選侍郎兼同修國史舊小使臣注令尉若監鎮兼烟火者驗老病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讀律且詰其大指不通者輒罷能遣八月兼權尚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尚書公遇事啓請知無不言如論軍中强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膂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

官用違所長宜留實三衙又欲酌紹興舊制命諸軍挽强資稍示勸誘又請究歸正僞冒裁減添差以寛州郡面奏堂白累萬餘言會舉行中外迭更之制公力請郡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陛辭上諭曰凡有見悉奏來自南渡後泉為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輸銀二萬四千兩諸縣竝緣茍歛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末有司持之未下明年首為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絶後日預借又蠲前歲秋苗之未輸者八年春汀賊沈師作亂詔

併剿其徒公請罪止渠魁赦其脅從仍許徒中相糾可使亡命解散不然數州挺亂是堅其附賊也宰相然公言奏行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漳州山谷間距城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戍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逮夜力疲搏賊不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翼統制裴師武出兵師武置司左泉謂帥符未下不敢擅與公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脅從之旨散榜以間其黨師武至漳郡情頓安捕獲諜者

十餘曹櫝藏兵器謀刻日縱火為賊内應徼公先事從
權趣師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劉立義郡人今左司郎中
鄭公顯馳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公之賜也終更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宫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
南京鴻慶宫自公為郎首侍壽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
後間謁東宫必欵語移時甞用家人禮許見今上及公
主親取寶器酌酒飲公受禪之初與宫僚一等推恩紹
熙元年加寶文閣直學士起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

歸四年起進龍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三積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戸食實封一百戸贈特進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吴興溪山之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縣梅谿鄉邸閣山規營塋域未成而卒淑人陳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百日值方臘亂父母携匿谷中祝曰兒若貴勿啼自是悄然既長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嘗省

家事實賴孔時淑人力也年七十六遭公喪謂諸子曰吾得從而父足矣病不服藥後公四十七日安然而逝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準朝散郎新通判太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縣覃宣教郎新浙西茶鹽司幹辦公事三女長適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鄭汝止次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蚤亡孫三人端復登仕郎端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女三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濟漢

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舍經泥傳注失禹本指者一皆正之又為山川地理圖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博洽重許可讀之大歎服謂不可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天語嘉獎今行於世别有演繁露六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雍録四書各十卷北邉備對六卷書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為一論扶隱正譌尤有功於學者嗚呼若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

浩浩萬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絶

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勤精士之指南國之寶臣其在
兩禁昌言復君使于四方仁心庇民胡不弼諧迄其經
綸歸而著書極道之真既没言立庶幾不泯自斂而湖
肇自于今有式新阡尚考斯銘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八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儒碩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峒都巡檢事兼提點買馬事竹洲先生吳公 儆 行狀　　程卓

曾祖師政　妣程氏

祖俊　妣汪氏　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任奉議郎賜緋魚袋　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㑺避秀園諱改曰儆字益恭吴其姓也吴自泰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歙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糴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衆異之曰其吴氏種德之徵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

果生國録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頴悟日誦千餘言十嵗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録公游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輙居首選儕輩相與歎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修職郎隆興元年獲强盜改承事郎二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西四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匄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匄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

百家天官稗説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人之經故其發為文辭涵蓄演瀁嚴潔淵奥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戹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方隆興天子鋭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筭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葢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呂

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之
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
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
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
諗別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爲可
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復太息徧告于
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
遇合之理其爲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爲

太學録時天子厲精以邏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忠籤弄耳今闖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笞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輙入卒喋受笞去不復至葢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决已見於為布衣時得第尉鄞鄞並海盜出没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家輙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潜布耳目盜所至輙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駝裘以

衣之親與傅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賦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泠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為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需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十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勸公避者公

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間聲勢張甚有無賴子襲旁邑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盜聞之皆恐懼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然不便者從而媒蘖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驚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将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法吏乃

反以為公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邉溪洞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畧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寘郵筒往來籌晝日至再至三公曲為之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强盛服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鬬嵗數千人至横山市馬日益横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正為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責以汝

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市馬歲得銀帛二十餘
萬今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强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
恩邪輙敢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絶汝買馬之路又以
不用本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閉
洞首領凌謚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為市人易金一兩
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邉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輙為掠去
公屢委所屬追問謚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遠近稱
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棫藏匿逃逋窺伺叵測累年帥

憲不能治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械如期而來且惶懼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幣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氷吾敢慢乎於是兩江五十餘洞告戒部落無有犯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吴公留邕三年績效不可殫紀南軒露薦于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陛對首論恢復天下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

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海陵即世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諸將反不能渡淮而發一矢及葛王定位南北之勢復成勍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持茍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以舟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

自隴以圖秦為祖逖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温劉裕深入遠鬬之患會逢其適糾合諸侯之兵而以武臨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此勢鈞而力敵雖一兵一騎不可輕動閫者始知公規畧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著數各隨局面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奬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為憂復以邕筦屬公時奉議公已

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為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權知泰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嚬笑以為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閒與從游之朋窮經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為竹洲先生公

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自竹洲之門者公之没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汝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葬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

卒以紹熙元年四月某日合葬于績溪縣高車原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堅垌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王僎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錞鑑銓鐔鏞銘錡曰鑑出繼國録公長子㚻之後曰銓出繼國録公次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事韓埜卿次幼未行卓於公同里閈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予游故知公之出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

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從事中原而身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光昭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為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已堂記謂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至於

忘恥是何異乞墦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荆州吕著作皆稱吴邑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可見其所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舍得喪不得易者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麗類蘇内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者不待予言也公殁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予辭不敢鉉

之請愈力因槩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采録云謹狀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食實封一百户程卓狀

程君正思端蒙墓表　　朱熹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内不顧於已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鄱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

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遂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太學儕輩

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輙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飭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葢將以其向背為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

別邪正之閒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熈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叒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明於

死生之際如此為之痛惜而又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
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曹公塢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
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
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
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清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
不異又覲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没知其
可託以一老婢誘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
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

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知錄洵傳　汪師泰

程知錄洵字允夫婺源人父鼎朱韋齋先生内弟少孤與龜山門人羅仲素蕭子莊數公從韋齋學于閩韋齋贈以六言𥍉事親修身為學之要鼎拜受其言益自樹

立博覽經史尤好讀左氏傳為文輙效其體不能屈意舉子尺度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耕未逢秋之嘆家故貧至是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韓溪翁晦菴先生表其墓洵初以詩文求教文公公答書曰如欲為文章士而已自應不在他人後如果有意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文公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為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十書載于大全集者僅十三書耳初任衡陽簿士友雲

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録參與新使君不恊臺章有吉州知録程洵亦在偽學之流之語洵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公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又云滕珙兄弟謂與吾弟為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此學得從事者衆漸以成風亦非細事洵没文公祭文云中外兄弟𫎇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計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之才學而遽止此邪

有克菴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楊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其後有名榜字文伯韓溪翁之裔孫也謁文公于精舍求為學之要復往見南軒先生討論至極復親炙董公叔重相與問難遂留學一年歸文公語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是篤意家學不事舉子業里有訟不決者為開道理雖頑嚚亦感悟丙午歲歉鄰境有椎牛刼廩因為嘯聚榜挺然入羣從容撫喻衆解散去其家學淵源素知於人如此

年五十作原化論深達性命之理纂集先賢格言若干卷晚號翠林逸民

朱子與程允夫書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閫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可疑因便疏示閒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為

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云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别紙亦勿示人為佳雲谷記已寫寄李丈矣○熹頓首昨還里中煩踏雪出山以遂一見之歡為意甚勤且賦詩以屬之雖知不足以當盛意至於意格超邁程度精當雖諸老先生猶撫手降歎況某尚未足以盡窺一二其敢有妄議乎想從者甚衆即日新正所履多佳某前日發縣中崎嶇道路者六日乃抵城府勞薾可知旦夕亦須西去餘不足言獨念相去之遠不得時時執手一笑為樂耳更有少事欲與吾弟言之前日匆匆不暇及此某聞先師屏翁及諸大人先生皆言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耳蓋不如是不足以發冲澹蕭散之趣不免於塵埃局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以不熟讀近世詩人如陳簡齋絶佳吴興有本可致

也張巨山愈沖澹但世不甚喜耳後旬當錄寄一讀胥中所欲言者無他大要亦不過如此更須熟觀語孟等書以探其本區區所禱如此而已初八日三鼓作此不宣某頓首上允夫賢弟○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為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王雙溪程允夫集序予與程君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輩流中藉藉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遊始邂逅于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亹亹令人樂之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

亦為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為博士久不聞向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婿黄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序予讀之終編大抵理勝而詞釆附之淘鍊隱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於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留不朽計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予嘗為予言為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麴糵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沉濁在下精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璘墓誌銘

真德秀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内學士至者雲集新

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趨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乎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胷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嘆耳足下誠

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吕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

者皆子所宜從游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于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薦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服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

更選知紹興府嵊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淛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早親有道明于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雖篚楚塵埃間弗卹也今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白

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為伲胄詘復固辭故事禮部殿試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為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貳大府矣不求為州而求佐帥幙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涖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汙有強盜剽海濵寇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數盍益諸公顰蹙曰

陷人大僇而以徼賞安乎至獲造偽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賑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叅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户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

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為學大㫖異時至永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東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間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説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

清心風日恬暢輙挾冊相羊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寶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槀若干卷夫人陳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某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吴去智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游師門既先後妝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末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官府在官時裒州郡所餽别貯

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留族姻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隂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費垂没教諸子守忠孝以奉天道其可謂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為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為憮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于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

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為之銘

銘曰

維古之學必貴躬履世習浸訛乃事口耳辨河說鈴紛

焉四起回眡其人則或可恥猗歟滕公克佩師指不諱

於言而勉諸已我銘其藏以詔學子

東隱程先生先墓表　　方回

先生之殁餘百年矣其五世孫囦從回遊一日以狀乞

表墓回素景先生名且狀出吾宗老秋崖公疑不必贅

然狀法詳刻石難表其大者以示後於禮為宜先生諱先字傳之程姓徽州休寧人所居曰陪郭所祖曰梁將軍忠壯公邑大族具團練公碑文團練者先生考也先生之行大者有三初團練公以偏師禦金人于池州死國難當録其嗣先生哀痛固讓不受廬墓三年有異端其孝也先生自以出伊洛後為學務躬行不事估畢隱居東山既老猶請益不已聞晦菴夫子為世儒宗以掃墓還婺源檐簦見之夫子示以聖學大要時先生年已

七十餘不能從遣其子侍入閩夫子稱之其學也先生痛父死節以衣冠窆焉念當時無義士還其櫬乃立司徒廟于家山司徒者梁茅勝嘗糾義士五人竊忠臣王琳之喪于陳而葬之故先生感激為此其義也餘行事見狀者自當行世茲不得詳先生三子曰永正字長卿清遠軍承宣使同知閤門事帶御器械曰永奇即從晦菴夫子學者語録所謂程次卿也曰永彰字季卿鄉貢進士孫三人曰瑜將仕郎曰璋太學掌書曰琬宣義郎

曾孫三人曰元不仕曰仔奉議郎曰茂臨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玄孫四人曰梧曰檜曰楨曰梓楨字伯祥與回同客秋崖之門故知先生然不及拜德容聆緒言顧伯祥亦已下世圉乃能惓惓于先德可謂賢子孫矣

友堂吴先生䄙小傳　家乘

先生諱䄙字叔夏其先居歙之富饒徙堨田又還居向杲少刻志為學通五經時羅鄂州端良洪内翰景盧程尚書泰之皆負重名當世先生悉與之友文名藉甚淳

熙丙申文公朱子以掃墓歸婺源先生𢡖然悟俗學之陋率先執經館下獲聞伊洛至論久之偽學黨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志益堅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得文公心印文公深嘉之書翰往來不輟待之與滕德粹德章程允文相等安貧守道意薄進取以薦徵為郡校書弗就先生嘗請得文公親筆四書注槀以歸終身守其師説造詣愈深泰之著雍録禹貢圖演繁露諸書皆先生為之折衷以嘉定己卯八月十五日卒葬向

杲市北先生自號友堂學者稱友堂先生所著有易論
及書說八十卷史評七卷詩文五十卷孫豫能守祖訓
為堂曰延芬儲書萬卷以待學者復取豳七月詩義築
場圃禾稼間自號場圃居士豫子龍翰字式賢咸淳甲
子鄉貢用薦授迪功郎國史實録院編校文字以親老
辭歸為堂曰躋壽日以娛親為樂至元初鄉校諸生請
充教授又為臨容書院山長以詩名一時而行尤高古
居喪不用浮屠法一遵古制好施予數葬無後之喪隣

人殁亦蔬食三日自號古梅有詩十六卷王厚齋劉後村及秋崖虚谷二方公皆亟稱之龍翰子霞舉字孟陽號默室益究心家學所著有易管見六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潛虚圖說十卷又有文公家禮考異一編弘齋曹公序稱之以為文公忠臣當與張正甫儀禮識誤並行云

格齋先生程君永奇墓誌銘　葉秀發

秀發起諳籍受命知徽之休寧聞休寧有格齋先生程

君正學篤行思友其人以自輔而君不幸前一月去世
矣君之弟鄉貢進士永彰適來行都奉所狀事行以君
子瑜之意請銘其墓秀發鄙陋何足以知君然以不及
見為恨則誼有不可辭者君諱永奇字次卿其先與河
南程氏同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君曾祖諱昭以
儒起家為饒州軍學教授贈朝奉大夫妣俞氏贈令人
祖諱全建炎初積武功至開州團練使池州統制封休
寧縣開國伯死于忠贈太尉妣金氏贈宣國夫人父諱

先以長子恩累贈履正大夫妣劉氏贈恭人初履正公慟父死國誓守墓不仕刻意問學愛君淵頴有受追之資親督課之君亦厲志於諸經子史悉含英咀華而卒以反躬實踐為事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履正公挈君往拜請受教焉因令君侍歸建安問難究詰所造益邃踰年而歸文公手書持敬明義之說百餘言勉之君歸遂以敬義名其堂邑人子弟從者雲集而郡縣大夫有稽古禮文之事悉來咨訪一言之下罔不敬服江西制閫

請為白鹿洞書院山長浙東帥專書幣聘為塾師皆辭不赴履正公晚得痺疾君孝養備至務適其歡長兄承正以門功居臨安歷官帶御器械清遠軍承宣使君恒以國恥未雪勉之盡瘁以嗣世烈又用伊川先生宗會法以合族人舉行呂氏鄉約而凡冠昏喪祭悉用朱氏禮鄉族化之偽學難作君去隱邑之東山值文公訃至合同志者設位慟哭曰吾道已矣或傳其輓章于有司被繫數月乃免君於經傳玩索有疑誤者必謹識之晚

歳訂其大義所繫者為六經疑義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行各為之註釋一卷文公語類出于衆手純駁不一自加詮擇為朱子語粹十卷中和之說文公葢有遺憾為集其語為中和考三卷君以大學工夫始于格物自號格齋所著詩文曰格齋藁四十卷君年七十有一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終于正寢疾革前一日沐浴正衣冠而坐門人交入問疾久之曰吾不能多言呼紙筆

至大書一敬字曰守此足矣君配查氏賢孝慈淑與君比德子一人瑜也亦能勿書以世其學君墓在邑東三里許程家原嗚呼聖學之晦千五百年矣二程夫子始昌明之至文公先生與南軒東萊兩先生鼎峙而起號集大成雖更黨禍而有志之士終不自沮若格齋先生豈非特立不羣者哉秀發執經東萊之門嘗與聞先正之緒論而嘆同志者之不可復作也敬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詞華相矜惟士之陋虛無相高惟士之謬猗君之生所禀既秀持敬明義得于師授刋彼詞華不懼世垢黙彼虛無不為道疚廓然此心六合宇宙其體具矣而用弗究也噫

敬義齋銘新安程君次卿從學晦菴夫子于考亭夫子告以持敬明義之説君受教焉且請以敬義名堂兼名其齋將出入顧瞻而示警也夫子善之又為書敬義堂三大字中更黨事不復出而授徒于家抱道以老若君於敬義之説可謂篤信力行者矣間因汪君叔耕求予銘予聞河汾王氏有言君子之學歿身而已豈以老壯為前却哉予不及識君然竊聞其人甚久為銘以相之銘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内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

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交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闒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眂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嘉定三年歲次庚午夏

六月朔浦城真德秀書

王大監炎傳　胡升

王大監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

南軒先生張公帥江陵聞而器之檄于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為已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舉主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獘得旨歲減二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寛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録院

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强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于牘曰汝為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為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所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筆記尚書傳

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藳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　按文公集與黄直卿書有偽學之章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考雙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別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歸之雙溪邪審爾則受誣甚矣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九